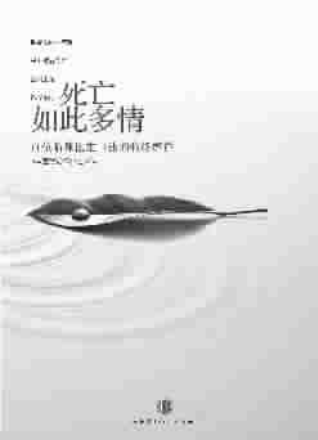


死亡如此多情(1)

——百位临床医生口述临终事件



这是一部由百位医护人员共同完成的感人至深的作品。它用叙事医学的手法描述了医者亲身经历的临终故事。我们借此可以重新认识身体和心灵、痛苦和疾病、生命和死亡。中国自古避讳谈论死亡,但只有了解疾病、参悟生死,才能更加珍惜生命,热爱生活,过好每一天。本书由中信出版社最近出版。

医生,求您了,别让我出院

作者:缪晓辉;性别:男;年龄:53岁;工作单位:上海长征医院感染科;约稿者:郑桂香

2003年3月28日以前,这是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。父亲老林是一家不大医院的医生,每周去地段医院看两次专家门诊。母亲老王是小学教师,退休在家,照顾老爷子和女儿女婿,帮他们做饭洗衣。然而,突如

其来的SARS使这个家庭支离破碎。先是老王发热住院,随后小两口突然出现发热,老林也没能幸免。很不幸,女婿阿祥因SARS最先离去,其他三个人都被转到了小汤山医院,恰好都在我“管辖”的19和18病区。

一周之后,女儿小林康复出院了。出院前,小林找到了我,恳求在她出院之后把她母亲转到父亲所在的18病区,并与她父亲同住。在那个特殊时期,“以人为本”比“以病为本”更重要,经过内部协调,老夫妇俩人住同一间病房。

女儿出院之后,老王要求护士长不要为老林派护工,而由她自己亲自照顾老伴的一切,包括病房卫生。看得出来,老王除了觉得自己亲自照顾老伴更放心、更方便以外,还带着一种负疚心理。在她看来,包括老伴在内的一家人都是因为她才遭到如此“厄运”,她是一个罪人,唯有多为亲人做些什么才能减轻心中的愧疚和负罪感,任凭医护人员如何解释和做思想工作,她也无法驱除似乎已经深埋在心上的“罪过”。她每天亲自为老伴喂饭、喂水,一天为老伴擦两次身,丈夫的大小便都是她亲自料理,坚决不让护工插手。她总是在为丈夫做完了一切之后,才让护士给自己输液治疗。人们总能看到,躺在相邻的两张病床上的老两口,一边输液,一边说着有趣的故事,谈着开心的过去,筹划着出院以后的很多很多计划。

老林当年65岁,得SARS之前患糖尿病近20年,同时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。像老林这种免疫功能低下

的人患SARS之后治疗难度更大,病死率很高。由于病情需要,我们不得不给老林使用大剂量激素,这不仅加重了他的糖尿病,还诱导了肺部细菌感染以及真菌感染,使得病情越来越复杂。我和小汤山医院专家组的其他五名成员每两天要去看望老林,分析病情,调整治疗方案。但是,老林的病情不仅没有得到改善,反而逐渐加重。

作为医生,老林深知SARS的难治性,也知道自身的两大基础疾病是加重病情、增大治疗难度的重要因素。他清醒地意识到上帝不会给他特别开恩,他也隐约感觉到女婿可能已经遭遇不测,因此为了这个家庭,他又特别希望自己挺过去。

在老林患病的30多天里,我们很少看到他的痛苦表情,即使是戴着吸氧面罩,每说一句话都很艰难,他还会安慰我们的护士并完全配合治疗。

因病情不断加重,我们打算把老林转科到重症监护病房,可是夫妇俩坚决不从。老林对我说:“缪教授,我知道我的病情危重,我也不害怕气管被切开,更不怕死,但是我更愿意在不多的时间里能够每天看到你们,而不是陪着机器或让机器陪着我。”妻子老王一开始有些矛盾,为了治愈丈夫的疾病,转科似乎是一种选择,但是从丈夫疾病的严重性和对治疗的反应来判断,她强烈地意识到,老林怕是挺不过去了,转到重症监护病房后的“气管切开”和失去亲人的陪伴给老林带来的心理打击,也许会更加速疾病进展。于是她同样恳求我们留下老林。我和专家组成员们多次商量

后,决定不为老林转科。

6月初,小汤山医院不再入住新的病人,半数以上的病人经过精心治疗后出院,老王也符合出院条件了。当时在小汤山医院,病人出院的决定权不在病区主任,而在专家组成员。18病区主任向我提出让老王出院的请示,按照惯例,我查看了老王近期检查的血液常规结果、肝肾功能最后一次拍摄的胸片检查结果,并且认真地给她做了体格检查。的确,她已经完全康复,而且完全符合出院标准。而此时老林的病情却在恶化中,氧饱和度一直在80%左右,肺部感染还在加重。

我“公事公办”地来到老两口的病房,很轻松地对老王说:“老王,恭喜您了,您已经完全康复,明天就可以回家看您的女儿喽。”“我不出院!我坚决不出院!”老王的反应完全出乎意料,近乎声嘶力竭,我怔住了。我知道她是为了丈夫而拒绝出院,于是耐心地劝道:“您已经康复了,继续住在病房不合适,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SARS病毒会不会再感染,让您出院是为您好啊,老林有我们照顾呢。”同时我还把医院有关出院的规定告诉她。老王是个通情达理的人,她为自己的失态感到惭愧。但出乎意料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,老王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:“医生,求您了,别让我出院。老林是因为照顾我才生病的,他现在的病情不好,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不管啊!就算再感染我也心甘情愿,我情愿陪老王去死啊!求求您了,缪教授,别让我出院,我在医院

陪老林的费用由我自己出还不成嘛(住在小汤山医院的病人一切费用全免),拜托您帮我向医院领导求个情成吗,我给您磕头了。”

我也是老医生了,但从未经历过如此场景,眼泪无法控制,防护眼镜一片模糊,在场的其他医护人员也都抽泣着,并下意识地把目光转向了我,似乎在代老王一起“求情”,似乎决定权就掌握在我手里。其实我真的没有决定权,但这一次我却破例做了一次违背医院管理规定的决定:让老王留下。我实在不能忍受那种苦涩的场景,丢下一个“成”字后扭头离开了病房。

老林是一个好人,一个非常平凡的人,上天没有公平地对待他,他最终还是被SARS夺走了生命。临终前一天,因为严重缺氧,老林说话时断时续,跟老伴说想让她做的面条。

病房里哪有条条,但是很多年轻的病人自备了方便面。有人把方便面拿过来了,老王亲自为老林做了一顿方便面,这是老林最后的晚餐。老王为老林拉开氧气面罩,喂两口面条,再为她戴上面罩,吃到一半,老林似乎很满意地闭上了双眼,从此再也没有睁开。

【作者感悟】

爱,能够起死回生?爱,能够铸就生命的赞歌?这是神话,还是善意的谎言,抑或是善良的人们的期盼和自我安慰?

人间有情而病魔无情,在新发传染病SARS面前,医学以及它的职能行使者——医生、护士、专家教授们都显得那么无能。医学尚且无能,病人何以有助?亲人何以有能?但是,面对死亡,每个人的反应却有千差万别,不顾危险陪伴临终的亲人,是亲情的流露,更是一种境界。医生或亲人,有时真的无法治愈病人,无法使某些疾病的患者起死回生,但是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“去帮助、去安慰”。

唐云传

郑重



15.画展的“三昧”与十三根金条

唐云为什么偏偏和这些小报记者交上了朋友?所谓小报,就是小型的报纸,往往是四开张,隔日刊、三日刊不等。唐云所以和小报有着那样的密切关系,实在是为他的好交友的性格所致。首先这些小报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,多为中间色彩;二是小报多才子,唐云的爱才之心和他们结下不解之缘;三是小报的文章生动活泼,多社会新闻,和中下层人士的生活比较接近。这些小报,也把唐云的展览、新作、逸事见诸报端,起到一种“捧场”的作用。名声渐起的唐云,已经不把他“捧场”的文字看得多么重要,这不只是由唐云当时的心境可以证明,而此后唐云的一生已证明了他是一个不逐名利的人,他是一位极纯真的画师。这次画展期间,唐云的朋友写了许多文章在报上发表。

上海滩的几年生活,唐云也参加过不少朋友的画展,自己也与别人合作办了画展,此时是深得此中三昧的。来参观画展的人,三三两两,成群结队,在画框前指指点点,嘁嘁喳喳,有的撇嘴,有的摇头,说这一幅像石涛,说那一幅像八大,这一笔像新罗山人,那一笔又像金冬心。至于那些来订购画件的,有的不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,而是仁人君子前来解囊救命。对此,唐云看得多,体味也深。画坛能有几位画家不被市场行情牵着鼻子走呢?唐云看到画界朋友辈的人物,每当画展结束之后,检视行篋,卖出去的是哪些,剩下的又是哪些,以此来总结经验。结果就发现:着色者易卖,山水中有人物者易卖,花卉中有翎毛者易卖,工细而繁杂者易卖,霸悍粗犷吓人惊俗者易卖,章法奇特而狂态可掬者易卖,总而言之,有卖相者易于脱手,无卖相者只好留下来自我欣赏了。绘画艺术水准就在这买者之间无形中被规定了。下次开画展的时候,多点石绿,多泼胭脂,多涂花青,山水里不要忘记了画小人,空山不见人是不行的;花卉里别忘了画只小鸟,至少也要添上个知了、螳螂之类的

小虫儿;山水要细皴慢点,回环曲折,要有层峦叠嶂,要有亭台楼阁……这样,前来观赏的人,写文章的人,自然又会热闹一番,说什么“别有新意”、“新的发展”、“成功之作”。可是画家自己呢?

对此,唐云的心中不免感到隐隐的悲哀:照此下去,绘画还会有什么新的发展?是不是要摆脱这个世俗,由着自己的兴致去画呢?此时的唐云还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。唐云总是处于这种自由与不自由,有我与无我的矛盾之中。即使有着如此的心境,也并没有影响唐云这次画展的成功,其标准就是:展品全部卖光,有的作品还被复订数次,收入是十三根金条。

唐云的生活虽然比刚来上海时有所改善,但还没有完全摆脱“等米下锅”的困境。虽然在洛阳村有了落脚的地方,但房子很小,十四口人挤在一起,除了几张床,什么家具都没有添置。因此,在举办这次画展之前,沈鸿毅就帮他定做了一套家具,准备用这次画展卖画的钱作为买家具的付款。但是,画展刚刚结束,这十三根金条还没有进家,就被唐云散尽。这个钱既没有花在赌场上,也没有花在情场上,而是用来周济穷朋友渡难关去了。在这种战乱时期,唐云不但有许多老朋友流落到上海,他来到上海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,其中有不少是穷朋友。这些穷朋友可能有些雕虫小技,有的可能有几分才气,有的可能与唐云性情投合,但都经济拮据,无法养家糊口,于是他就把卖画的钱接济他们。对一些富朋友,唐云则要他们买自己的画,用这笔钱周济别人,他说:“这是用富朋友养活穷朋友。”他付出的是自己的“艺术劳动”,于心无愧。唐云就是有这种侠肝义胆,自己口袋里有两个铜板,他要分给别人一个;自己口袋里有一个铜板,他也掰一半给别人;自己的口袋里没有铜板,他会去借铜板帮助朋友,和朋友同舟共济,共渡难关。

那套定制的家具有早已做好,就等着这笔钱到手付款去取,但是到手的钱已被唐云分光,再也没钱去买整套家具了。但是家具店不愿意退货,因为这对做生意的人来说是很不吉利的事情。最后经协商,只买来一只画柜,其他几件都退了货。时间虽已过去了五十多年,但这只画柜还在唐云的床边伴随着他,储藏着他历经心血收藏的茶壶和砚石。

35.她用生命把爱演绎到了极致

看完洁雅《我的故事》最后一个标点,凌子两手揉揉酸痛的脖颈。一夜未眠的她没丝毫困顿,仍然沉浸在洁雅的故事中。洁雅从十八岁至今的阅历更让人震撼!“只要父母需要的就是要我努力去做!”贯穿了她的人生,为了父母,她不惜牺牲前途、不惜牺牲爱情、不惜牺牲身体!

这天下午,随着一阵凌乱的脚步声,商晨携父母及太太拥进来。蔡老太的肩膀剧烈地起伏着。“如果不是为我捐肾……现在也不会这么危急,小雅,你让妈妈怎能后悔得过来呀!”“妈妈,您千万别这样想。弟弟,不是嘱咐你别告诉爸妈的吗?他们这么大年纪了,哪能经得起来回颠簸啊?”

洁雅瞪视商晨,语气有些不满。“你是他们唯一的女儿,我怎敢知情不报呢?姐,您都这样了,怎么还是老为别人着想呢?”商老先生眉头紧锁,默默地望着洁雅,他那悬挂凄苦的嘴角几次欲张又合上,最后只化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几天后,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。田野带着一位长者走进来,这位长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,气质儒雅。他直直地盯住病床上的洁雅,仿佛其他人根本不存在。洁雅的眼神先是疑惑,后是激动。“孩子!”“爸爸!”长者不是别人——正是洁雅的生父孔人杰!这声“爸爸”经过漫长的二十余年,总算喊了出来。病房所有人都被这声呼唤震动了。特别是洁雅的养父母,他们心中翻腾着酸甜苦辣的各种情绪,一时之间,竟完全无法言语。

崭新的太阳再次冉冉升起。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洁雅却出现了奇迹,她竟能自己坐起来,脸色白里透红,跟平时苍白的病态判若两人,舒展极了!美丽极了!更令人意外的是,连日来很少进食的她竟提出要吃妈妈烙的饼!洁雅的妈妈兴奋地流着泪回家和面、点火、烙饼。医生神情黯然:“那是……回光返照……”凡人,人在大限即将到来的时候,自己也会有所感觉吧?

此番醒来的洁雅没有懈怠,她把大家陆续召集到身边,她思维清晰,说话也比先前流畅。她紧紧握住妈妈的手:“妈,您烙的饼真

好吃。记得小时候,您和爸老吃地瓜,总单独烙饼给我吃。直到现在,无论吃过多少山珍海味,我都感觉世上最好吃的饭就是您烙的饼……这饼,是您对女儿的爱呀!多想继续享受下去呀……哦,妈,我好抱歉,女儿无能,让您和爸跟着我受了一辈子子苦……还有,要不是因为我,你们现在一定儿女绕膝子孙满堂了吧?好在田野不错,您就把他们当儿子吧,无论啥事一定不要不好意思……还有甜甜,从小就是你们的眼珠子,她会像我一样善待您和爸爸的……”

“别说了!除了你谁还会把俺照顾得这样好?把俺交给谁你会放心?你一定要给我挺过来呀!你不能撒下俺,不能,不能啊……”一把鼻涕一把泪,老人简直哭坏了……洁雅的养父没有哭,他狠狠地咬住了自己的唇,血从嘴角渗出来都浑然不觉。

洁雅把手伸向孔人杰,眼神满是自责。“爸爸,原谅我以前的不懂事。其实,在我内心早已认了您。只因不想打扰您的宁静才狠着心没跟您联系……爸爸,您就原谅女儿吧!”

“不是爸爸原不原谅你,而是你原不原谅爸爸呀!这么多年,爸爸对你没尽一点儿责任!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!就算你原谅了我,我也无法原谅自己啊……”

雪白的墙面,雪白的天花板,田野湿润的眼珠凝望着一张雪白的脸。

“如果上帝规定一个人在见他前只能跟一个世人说对不起,那么你将是唯一听到这三个字的人……田野,原谅我对你曾经的伤害。”田野将她拥入怀中,在她柔柔的长发上深呼吸,滚烫的血在心底涌动,喉咙阵阵发紧。

就像太阳快落山时天空发出那阵短暂的光亮,白天像好人般健康的洁雅当晚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念叨着田恬的名字,进入弥留状态。

参加选秀的田恬从北京飞回来了,陪她的有叔叔汪涵,女儿和好友的呼唤,让洁雅似乎已消散的意识峰回路转,但眼皮沉重如山,她实在无力跨越,她模模糊糊地、断断续续地、用尽全力地吐出几个字:“我……爱……你……们……”这是洁雅留在世上最后四个字,她用生命把爱演绎到了极致。

明起连载《生死对决》

养女

刘洁

